

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廿五日至廿六日佛光大學舉辦之「佛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」論文

試論漢代佛教禪與般若兩大系統東傳及其流變

蕭登福

壹、序言

東漢之世，佛法東傳，主要的支流約有二，一為安世高之禪學，一為支婁迦讖之般若學。安世高在桓帝（西元 146—167）時來華，支婁迦讖則以漢靈帝（西元 168—189）時來華。安世高所傳之禪學，為小乘禪法；支婁迦讖所傳，則為大乘之般若學。此二人所傳之學，對後世均有深遠影響；且禪與般若，二大系統，亦隨印度本土之變革，而不斷有新學說的傳入與衍變。今分述這二者，在中土流傳、發展，及其衍變情形於下。

以禪法來講，安世高首傳入小乘禪，小乘禪以觀身之不淨為主。至支婁迦讖時，隨著印度本土的大乘化盛行，而傳入了大乘禪；大乘禪重在觀佛身境、觀諸法無常。接著西晉·竺法護、姚秦·鳩摩羅什、東晉·佛陀跋陀羅、劉宋·曇摩蜜多等人陸續引入大乘禪法。佛陀蜜多等人並開始綜匯大小乘禪，立五門以教（見《五門禪要用法》）。到了北魏時，菩提達磨以性空說禪觀，脫離大乘觀佛身境的色彩。至隋世，智顛調和大小乘禪法，並引入了當時盛行的般若觀空之慧，倡導定慧一體、止觀雙運，以空假中一心三觀來說止觀；使禪的境界擴大，亦逐漸脫離印度禪原貌。更至其後，唐世之慧能，以中土道家老莊「悟道」之說來釋禪，主頓悟說，遂使禪法澈底中國化，與原先印度禪之重止觀者全別；慧能之說，或是遠承晉末宋初道生和尚的頓悟而來。慧能禪盛行，而印度禪式微，但印度禪並未完全在中土消失，晉世道安、慧遠倡導念佛、觀佛，保存了大乘禪禪觀的主要思想，並進而發展成了後來的淨土宗。以上是由歷史的演變上，來看禪法的陸續傳入，及其在中國所產生的流變。

至於般若方面，般若談空，以為諸法皆由緣起，緣起故性空。後漢·支婁迦讖所傳者為小品般若，約一百年後，隨著般若學在印度本土的擴增，而有西晉·無羅叉、竺法護等譯出《大品般若經》。小品般若與大品般若的差異，除卷數的多寡有別外，主要在於小品重在釋空，論述現象界的虛幻不實，如夢幻泡影，較偏滯於談空，理論不夠周圓；大品在理論上，已漸能注意到空與有的關係。般若空慧，為大乘經典的主要思想成分，在中土曾引起廣泛討論，魏晉之時，般若和玄學合流，使得般若學玄學化；般若學者將中土老莊哲學中道物及有無等本體與現象，以及萬物起源說等問題，引入般若學中，充實了般若學的內涵。

再者，自西晉以後，般若學在印度本土發展極為迅速，到了唐代·玄奘所譯的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，已達六百卷之多，但般若經的撰作，並未因此停止，在唐玄宗時，又由於印度本土密教的興起，此時撰作的般若經典，也受到了影響，出現了密教的科儀與人物名稱，使得般若經逐漸走向密教化。

以上是禪與般若二大系統的演變情形。今分述於下：

貳、由安世高譯經看印度禪法之傳入與演變

